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中的中国因素

熊启泉,喻美辞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与2000年相比,2021年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品集中度和国别集中度双双下降,发展中经济体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实证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是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增量的贡献为9.45%,降低了可贸易农产品的产品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重构了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另外,中国践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遏制了谷物进口的过快增长,从而对稳定谷物国际贸易格局、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产品国际贸易;粮食安全;比较优势;中国因素

中图分类号:F74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4)03-0078-16

一、引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一带一路"等驱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客观上推动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而现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农产品保鲜储运技术的大幅度改进,大大提高了体积大、单位价值低、物流费用较高的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效率,扩大了可贸易农产品的种类和市场半径,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农产品市场一体化。毫无疑问,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农产品物流效率的改善,有利于塑造新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市场①。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的比较优势格局发生了快速转换[1],农产品对外贸易格局亦因此发生着巨大变化。毋庸置疑,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巨变将助推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但迄今为止,仍缺乏有关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变化是否、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研究。本文旨在回望基于2000—2021年间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尝试分析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内涵与度量

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反映了世界各国(地区)农产品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相互影响之状态。它既是世界各国过往农产品对外贸易累积之结果,又是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起点。分析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首先要厘清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收稿日期:2024-01-15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4.03.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JY129)

作者简介:熊启泉(1966—),男,四川阆中人,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中国外贸增长与转型。E-mail:xqq@scau.edu.cn

① 2021年,中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1位,谷物、棉花、食用植物油、大豆、花生、食糖、畜产品等农产品的进口规模亦居世界第1位。作为世界农业产出最大、农产品进口规模最大且农产品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内涵

1. 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传统内涵

何谓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学界迄今仍缺乏一致的定义。贸易格局,亦称贸易模式,是从国际经济学中的英文术语“Trade Pattern”翻译而来,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和进口商品构成的状态。因此,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首先可被理解为农产品进口格局或出口格局,亦即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但中国国内最早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所做的分析侧重于强调主要农产品在主要进出口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的流量和流向[2],即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从地理方向衡量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刻画了农产品贸易的空间分布,反映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揭示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相互依赖的方式、相互依赖的程度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为此,本文将农产品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理方向相结合的状态,视为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传统内涵。

2. 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内涵之新拓展

为更好地理解农产品国际贸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还须对农产品贸易格局的传统内涵进行拓展。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表面上体现为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流向的融合,实质是过往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我们认为,除了要素禀赋[3],还应包括那些可改变农产品贸易环境,进而影响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因为正是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隐含着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权力配置。隐含着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权力配置的因素可细分为三类:一是反映农产品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之地位的农产品相对贸易地位指数;二是那些发生在农产品国际贸易环节、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各种交易费用,即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率;三是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诸种涉及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如:贸易规则、农产品质量认证与地理标志、农产品进出口的定价权、结算货币的选择权,等等。这意味着反映农产品国际贸易全球治理的政策和贸易协定是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全球农产品贸易治理的参与者往往也是农产品贸易大国。这意味着当下农产品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农产品贸易格局未来的重要因素。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机制

国际贸易是进口商和出口商基于商品国际价格差异的套利行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同种商品价格只要存在差异,就可能发生贸易。因为农产品国际价格是由出口国的出口供给和进口国的进口需求共同决定的,所以只要影响农产品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任何一方的因素发生变化,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都可能发生变化。

1. 农产品出口供给

农产品出口供给取决于出口农产品的边际成本。出口农产品的成本由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出口环节的交易费用组成。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包括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及物质与服务费用。作为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出口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丰裕的国家生产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劳动丰裕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从动态看,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从劳动丰裕逐步转变为资本丰裕的要素禀赋结构[4],并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劣势则相应获得缓解。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越快,其农产品出口格局的变化就越快。但因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土地稀缺性变化极其缓慢,土地丰裕的国家无论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其生产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都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样,土地稀缺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摆脱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贸易中的比较劣势地位。

农产品出口环节的交易费用包括出口环节的物流费用、检验检疫费用,以及可能的出口税等。随着农产品储运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农产品的出口费用必然呈大幅度下降的

态势。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口大国的要素禀赋基础,经济增长导致的要素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节约,以及要素之间的替代能力都可能影响农产品的出口模式,进而对其农产品对外贸易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

2. 农产品进口需求

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需求主要受制于其进口意愿和进口能力。在自由贸易下,如果本国农产品和进口农产品存在较高的替代性,本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于进口农产品价格的幅度越大,进口农产品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则进口意愿越弱。如果国家拥有支付进口农产品所需的外汇,进口意愿越强,意味着进口能力就越大。因此,随着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加剧,进口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幅度越大,可用于进口农产品的外汇越充裕,农产品进口规模就越大。

农产品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而引起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原有的出口优势会逐步丧失,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替代品的比较劣势弱化。加上经济发展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将助推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升级和偏好的改变,因而,进口农产品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高质化、多元化趋势。据此,经济越发展,土地成本上升越快,土地稀缺国家进口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将越多。由此推论:农产品进口大国的经济崛起必将引起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既有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

农产品进口国的经济发展,还会通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影响其农产品的出口,转而再影响农产品进口。如果进口国缺乏替代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意味着其仅有的农产品出口的潜力将削弱,意味着其潜在贸易伙伴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上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重塑。

3.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率

农产品国际贸易交易费用的降低,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①,而且交易成本构成的变化,特别是进口国与出口国交易费用降低程度的相对差异,也改变可贸易农产品的流向[5]。如果将货物贸易的交易费用定义为进口商支付的价格与出口商得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那么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可以表示为农产品进口国的到岸价格(CIF)与农产品出口国的离岸价格(FOB)之间的差额。与此相应,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率可被定义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相当于农产品到岸价格的百分比,见公式(1)。

$$\text{交易费用率}=\frac{\text{到岸价格}-\text{离岸价格}}{\text{到岸价格}}\times 100\%=\frac{\text{世界进口额}-\text{世界出口额}}{\text{世界进口额}}\times 100\% \qquad (1)$$

农产品贸易越便利,交易费用率越低;反之,交易费用率越高。随着农产品储运技术的改进和贸易的自由化,特别是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限制的逐步消除,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率将大幅度下降。部分原本不可贸易的农产品将转化为可贸易产品,进而扩大可贸易农产品的种类。农产品国际贸易交易费用率下降的幅度越大,可贸易农产品的种类越多,贸易的地理半径越大,因而,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的幅度越大。

4. 国际关系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短期影响

农业是一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基础。当两国关系正常时,它们之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也是正常的,但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时,农产品贸易可能成为双边贸易战的武器使用,进口国对出口国特定农产品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或出口国针对特定农产品的出口禁运都可给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带来短期影响。2018 年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就改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短期格局[6-8],中国农产

① 如果所有低于世界贸易便利化平均水平的国家都将贸易便利化提高至平均水平,全球农产品贸易规模大致可以增加 4.5%。

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从北美洲转向南美洲,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农产品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地。

(三)描述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产品集中度与市场集中度

可贸易农产品品种数众多。根据贸易规模,可以分为大宗农产品贸易和小宗农产品贸易;根据加工程度,可分为初级农产品贸易和加工农产品贸易。衡量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可选择大宗农产品进行加总,将小宗农产品视为其它,以各类主要农产品出口额或进口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的份额来衡量。如果用 X_i 表示第 i 类产品的出口额,N 为出口产品的种类总数,出口额排最前面的 n 类农产品的出口总额记为 $\sum_{i=1}^{n} X_i$,那么,出口农产品的产品集中度 s_n^X 可由公式(2)计算得出。

$$s_n^X = \sum_{i=1}^{n} X_i / \sum_{i=1}^{N} X_i \tag{2}$$

根据公式(2),s_n^X 为出口量最大 n 类农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农产品出口额的比例。该数值越大,农产品出口集中度越高;数值越小,出口产品越分散。

类似地,可以定义进口农产品集中度 s_n^M,反映进口农产品的产品集中度。

世界上参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近 200 个,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在地理上的市场集中度也可同产品市场集中度进行类似的定义。基本思路是:选择贸易额排在世界最前列的 n 个农产品出口国或进口国,以其累计出口总额或累计进口总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的份额来衡量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集中度。

三、2021 年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

2000 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9],无疑也带来了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

(一)农产品贸易地理方向分散化

2000 年以来,在农产品国际贸易快速便利化自由化的推动下,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产品,比较优势愈加显现;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或产品,比较劣势更加暴露。最终,越来越多的国家按比较优势新格局来配置涉农资源,并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依赖。拥有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将出口更多农产品,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相应会进口更多的农产品。

1. 农产品出口地理方向的变化

表 1 是农产品出口额排在世界前 20 位的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及其占世界的比重,通过比较 2000 年和 2021 年的世界农产品出口格局,可以发现:

首先,世界农产品出口国或地区的集中度下降。农产品出口额排在世界前 20 位出口国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CR20)从 2000 年的 70.26% 下降到 67.54%,下降了 2.72 个百分点;排在世界前 10 位的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CR10)从 54.20% 下降到 47.34%,下降了 6.86 个百分点;排在世界前 5 位的出口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CR5)从 39.00% 下降到 30.20%,下降了 8.8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原来在世界出口占比越大的国家,其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下降越大,世界农产品出口的地理集中度呈下降之势。

其次,主要的农产品出口经济体重新洗牌。美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这 10 个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份额从 2000 年的 52.62% 下降至 2021 年的 40.55%,下降了 12.07 个百分点,仅西班牙、意大利和新西兰所占出口份额略有上升,西班牙从 3.18% 上升到 3.60%,意大利从 2.97% 上升到 3.23%,新西兰从 1.39% 上升为 1.56%,但西班牙出口额在世界的排位从第 6 位降至第 7 位,新西兰的排位从第 17 位降至第 18 位。与发达经济体相反,中国、巴西、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16.61%上升到2021年的26.99%,上升了10.38个百分点。2000年到2021年的21年中,巴西和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份额分别上升了2.49和1.3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上升也有例外,马来西亚2000—2021年农产品出口规模占世界的份额虽从1.46%上升到1.50%,但因大宗农产品棕榈油出口价格疲软,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规模在世界的排位从第15位降至第20位。

表1 世界前20大农产品出口经济体农产品出口额及其占世界的份额 单位:亿美元、%

2000年			2021年		
国家或地区	出口额	占世界的份额	国家或地区	出口额	占世界的份额
美国	714.08	12.99	美国	1856.87	9.46
荷兰	420.10	7.64	荷兰	1215.00	6.19
法国	369.39	6.72	巴西	1040.36	5.30
加拿大	347.89	6.33	德国	961.04	4.90
德国	292.75	5.32	法国	852.38	4.34
西班牙	174.66	3.18	中国	843.50	4.30
英国	169.61	3.08	西班牙	707.37	3.60
澳大利亚	164.46	2.99	加拿大	669.37	3.41
中国	163.84	2.98	意大利	633.60	3.23
意大利	163.57	2.97	印度尼西亚	510.66	2.60
巴西	154.64	2.81	阿根廷	506.82	2.58
泰国	122.20	2.22	印度	501.17	2.55
阿根廷	119.54	2.17	澳大利亚	453.53	2.31
墨西哥	91.00	1.66	墨西哥	440.85	2.25
马来西亚	80.15	1.46	波兰	438.98	2.24
印度尼西亚	77.64	1.41	泰国	392.54	2.00
新西兰	76.65	1.39	俄罗斯	328.24	1.67
印度	59.51	1.08	新西兰	305.71	1.56
中国香港	56.93	1.04	英国	302.14	1.54
俄罗斯	44.84	0.82	马来西亚	293.86	1.50
CR5	2144.21	39.00	CR5	5925.65	30.20
CR10	2980.35	54.20	CR10	9290.15	47.34
CR20	3863.45	70.26	CR20	13253.00	67.54
发达经济体	2950.09	52.62	发达经济体	7957.01	40.55
发展中经济体	913.36	16.61	发展中经济体	5296.98	26.99
世界总计	5498.47	100.00	世界总计	19622.70	100.00

注:CR5,CR10和CR20分别代表农产品出口额位列世界Top5,Top10和Top20的那些农产品出口经济体当年的农产品出口总额及其占世界农产品总出口的份额。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是指进入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前20位中的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额及其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22》第308页数据整理;2021年数据根据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和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相关国家数据整理。

2.农产品进口地理方向的变化

农产品出口地理方向的变化,部分是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上做出更大让步的结果,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农产品出口格局的变化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实质上是世界农业国际分工深化的过程。因此,世界农产品出口地理方向的变化必然伴随着进口地理方向的变化。表2用农产品进口额排世界前20位的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额来窥视2000—2021年世界农产品进口地理方向之变化,以及CR5、CR10和CR20这些不同组别的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额及其占世界农产品进口的比例。表2的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21年,世界农产品进口地理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世界农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世界上最主要的 20 个进口国或地区农产品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CR20）从 2000 年的 70.87% 下降至 2021 年的 64.42%，下降了 6.45 个百分点；排在 10 位的农产品进口国家或地区占世界总进口的份额（CR10）从 2000 年的 58.80% 下降为 2021 年的 49.67%，下降了 9.13 个百分点；排在世界前 5 位农产品进口国占世界总进口的份额（CR5）从 2000 年的 40.58% 下降至 2021 年的 34.98%，下降了 5.60 个百分点。世界农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下降，意味着国际农产品出口去向发生了较大变化。

表 2　世界前 20 大农产品进口经济体农产品进口额及其占世界的份额　单位：亿美元、%

2000 年			2021 年		
国家或地区	进口额	占世界的份额	国家或地区	进口额	占世界的份额
美国	691.15	11.64	中国	2198.20	10.88
日本	621.93	10.47	美国	2053.55	10.16
德国	450.24	7.58	德国	1224.78	6.06
英国	345.65	5.82	荷兰	816.59	4.04
法国	301.42	5.07	日本	776.87	3.84
意大利	299.05	5.03	法国	743.93	3.68
荷兰	263.63	4.44	英国	692.78	3.43
中国	195.44	3.29	意大利	584.28	2.89
西班牙	171.37	2.89	西班牙	493.62	2.44
加拿大	152.72	2.57	加拿大	455.64	2.25
韩国	128.37	2.16	韩国	400.25	1.98
中国香港	117.28	1.97	墨西哥	367.35	1.82
墨西哥	109.89	1.85	俄罗斯	338.49	1.67
俄罗斯	75.61	1.27	越南	315.67	1.56
印度尼西亚	57.27	0.96	印度	305.43	1.51
新加坡	48.90	0.82	波兰	298.76	1.48
巴西	47.62	0.80	中国香港	271.75	1.34
马来西亚	46.10	0.78	印度尼西亚	247.86	1.23
泰国	44.84	0.75	沙特阿拉伯	223.90	1.11
澳大利亚	42.34	0.71	马来西亚	210.90	1.04
CR5	2410.39	40.58	CR5	7069.99	34.98
CR10	3492.60	58.80	CR10	10040.20	49.67
CR20	4210.82	70.87	CR20	13020.59	64.42
发达经济体	3634.05	61.18	发达经济体	8514.04	42.12
发展中经济体	576.77	9.71	发展中经济体	4506.55	22.30
世界总计	5939.83	100.00	世界总计	20212.00	100.00

注：CR5，CR10 和 CR20 分别代表居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位列 Top5，Top10 和 Top20 那些农产品进口经济体的农产品进口总额及其占当年世界农产品总进口的份额。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是指进入农产品进口额居世界前 20 位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额及其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0 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22》第 308 页数据整理；2021 年数据根据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和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整理。

其次，主要农产品进口经济体重新洗牌。2000 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这 13 个发达经济体进入世界农产品进口额前 20 位，而到 2021 年，农产品进口额进入世界前 20 位的仅有美国、德国、荷兰、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 11 个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农产品进口中所占比重从 2000 年的 61.18% 下降至 2021 年的 42.12%，下降了 19.06 个百分点，而新加

坡和澳大利亚2个发达国家2021年已不再位于世界前20大农产品进口经济体之列。相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前20个进口大国或地区中所占数量由2000年的7个上升到2021年的10个,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9.71%上升至2021年的22.30%,上升了12.59个百分点。2021年,越南、印度和波兰分别跃升至世界第14、15和16大农产品进口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从世界第八大农产品进口国跃升为第一大进口国,中国农产品进口占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29%跃升至2021年的10.88%。总之,在2021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购买力已显著上升。

综合表1和表2可以发现,伴随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削减农业保护水平在相对减少农产品出口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农产品进口。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中的相对地位都有较大幅度地上升。世界农产品贸易在地域空间上更为分散,体现了更大的包容性。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之产品结构变化

不同国家或地区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引起贸易地理方向变化的同时,必然引起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

为了反映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变化,本文根据2000年、2021年的农产品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选取了进口额和出口额排在世界前20位的国家或地区,见表3。后文将以这些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之变化来代表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之变化。

表3 农产品进口额或出口额排前20位的经济体

	世界前20大农产品出口经济体	世界前20大农产品进口经济体
2000年	美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中国、意大利、巴西、泰国、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印度、中国香港、俄罗斯。这2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农产品3424.75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2.13%。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中国、西班牙、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巴西、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这2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进口农产品3618.85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60.78%。
2021年	美国、荷兰、巴西、德国、法国、中国、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波兰、泰国、俄罗斯、新西兰、英国、马来西亚。这2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农产品13253.00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7.54%。	中国、美国、德国、荷兰、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韩国、俄罗斯、墨西哥、越南、印度、波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这20个国家或地区累计进口农产品13019.2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64.4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为反映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我们将全部农产品分为谷物、棉花、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食糖、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饮品和其它,共11个类。分别汇总各类农产品2000年、2021年的出口额和进口额,进而获得由20个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经济体或进口经济体代表的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见表4和表5。

从表4可以看出,2000—2021年,20个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经济体代表的世界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大。变化比较显著的是:食用油籽出口占比从3.83%上升到7.17%,上升了3.34个百分点;食用植物油占比从3.11%上升到5.88%,上升了2.77个百分点;水果占比从6.54%上升到8.40%,上升了1.86个百分点;水产品占比从9.13%下降到6.86%,下降了2.27个百分点;“其他类”占比从25.61%下降到23.57%,下降了2.04个百分点;畜产品占比占比总20.31%下降到

18.40%，下降了 1.91 个百分点；而饮品、谷物、食糖、蔬菜、棉花所占比重变化不大。总体看，基年权重较大的几类产品占比下降，而权重较小的几类产品占比上升。这意味着，农产品出口的产品集中度下降。

表 4　农产品出口额排世界前 20 位经济体的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产品类别	2000 年		2021 年	
	出口额	所占比重	出口额	所占比重
谷物	307.54	8.98	1130.90	8.53
棉花	35.94	1.05	140.61	1.06
食用油籽	131.30	3.83	949.72	7.17
食用植物油	106.63	3.11	778.65	5.88
食糖	43.40	1.27	186.07	1.40
蔬菜	243.80	7.12	893.69	6.74
水果	224.10	6.54	1113.11	8.40
畜产品	695.67	20.31	2438.27	18.40
水产品	312.68	9.13	909.94	6.86
饮品	446.49	13.04	1588.58	11.99
其他	877.20	25.61	3123.46	23.57
合计	3424.75	100.00	13253.00	100.00

资料来源：2000 年出口额根据农业部农产品贸易办公室、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资料·2012》相关数据整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2021 年数据根据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整理，2023 年；表 5 同。

用农产品进口额排在世界上前 20 位的经济体的农产品进口结构之变化代表世界农产品进口结构，见表 5。可以发现，与 2000 年相比，2021 年水果进口占比从 7.94% 上升到 11.17%，上升了 3.23 个百分点，食用油籽占比从 3.76% 上升到 7.47%，上升了 3.71 个百分点；食用植物油占比从 2.16% 上升到 4.94%，上升了 2.78 个百分点；水产品占比从 14.77% 下降到 10.08%，下降了 4.69 个百分点；畜产品占比从 20.47% 下降到 17.40%，下降了 3.07 个百分点；“其他类”农产品占比从 22.76% 下降到 22.00%，下降了 0.76 个百分点。而谷物、食糖、棉花、蔬菜和饮品占比变化甚小。2000 年时进口占比较大的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的份额都有所下降，而占比较小的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水果的份额都有所上升，总体看，农产品进口也出现了产品分散化趋势。

表 5　世界农产品进口产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产品类别	2000 年		2021 年	
	进口额	所占比重	进口额	所占比重
谷物	211.21	5.84	808.79	6.21
棉花	46.11	1.27	102.54	0.79
食用油籽	135.89	3.76	973.14	7.47
食用植物油	78.22	2.16	642.65	4.94
食糖	48.13	1.33	137.47	1.06
蔬菜	253.47	7.00	829.77	6.37
水果	287.22	7.94	1454.75	11.17
畜产品	740.94	20.47	2265.40	17.40
水产品	534.47	14.77	1312.18	10.08
饮品	459.44	12.70	1628.19	12.51
其他	823.75	22.76	2864.32	22.00
合计	3618.85	100.00	13019.2	100.00

表4和表5的共同之处是，谷物在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中所占比几乎未变，而食用植物油、食用油籽、水果占比都有较大幅度上升，水产品所占比重都下降了。从大食物观的角度看，食用植物油、食用油籽和水果能部分替代传统食物谷物[10]，农产品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战略的转变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就是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但在表4中20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经济体和20个最大的农产品经济体的名单有较大差异。2000年时一些农产品出口或进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或地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后所处地位相对下降，而一些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例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到2021年地位已有显著上升。虽然发达国家仍然在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国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大部分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所处地位相对上升。在20个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经济体和20个最主要的农产品进口经济体中，“其他”类农产品所占比重均下降了，表明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出口向比较优势产品集中、进口向比较劣势产品集中的趋势。在谷物贸易自由化较低时，食用植物油、食用油籽在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说明粮食隐性贸易①在替代谷物贸易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1]。水果作为土地和劳动双要素密集型产品在农产品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均较大幅度上升，说明要素成本仍是影响水果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因素。

四、中国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的影响

一国农产品进口对应着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因此，农产品进口大国的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影响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2000—2021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5位，农产品进口从世界第10位上升至第1位，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农产品进口的增长，无疑将在较大程度上重塑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

（一）中国抬高了农产品在世界货物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提升了农产品在世界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也能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对地位。2000—2021年，中国占世界农产品出口的比重从2.98%上升到4.30%，占世界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3.29%上升到10.88%，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值的比重从3.14%上升到7.64%，见表6。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占中国货物对外贸易额的比重虽虽然还不大，但中国进口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速大大高于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增速，表明中国扩大农产品对外贸易，

表6 农产品国际贸易相对地位 单位：亿美元、%

指标	2000年	2021年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值	179.60	1520.90
中国货物国际贸易值	2371.50	30262.0
中国农产品贸易占货物贸易值的比重	7.57	5.03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值	5719.2	19917.4
世界货物国际贸易值	65507.5	224573.5
世界农产品贸易值占世界货物贸易值的比重	8.73	8.87

注：中国和世界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值分别为其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平均值；中国和世界的货物国际贸易值分别为其货物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中国和世界货物国际贸易数据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22》第299—300页数据计算；中国和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值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23》第308页的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数据计算。

① 粮食隐性贸易是在哪些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较多粮食的贸易（比如畜产品贸易），粮食隐性贸易是对粮食显性贸易的一种替代。

拉升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在世界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地位。

（二）中国推动了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

2000—2021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8.12%，进口年均增长 12.22%，综合考虑了进口和出口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值[①]年均增长 10.71%。相比之下，同期世界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6.25%，世界农产品进口年均增长 6.00%，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值年均仅增长 6.12%，见表 7。由此可见，中国无论农产品出口、进口，还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值的增速都较大幅度地高于世界农产品出口、进口和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增速。中国对世界农产品出口增长的直接贡献为 4.81%，对世界农产品进口增长的直接贡献为 14.03%，对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增长的贡献为 9.45%。中国扩大农产品贸易，特别是扩大农产品进口，不仅直接推动了本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间接拉动了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因此，2000—2021 年间，中国是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重要推动力量。

表 7　中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的角色

指标	2000 年	2021 年	2000—2021 年年均增长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163.8	843.5	8.12
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5498.5	19622.7	6.25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	2.98	4.30	–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亿美元）	195.4	2198.3	12.22
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亿美元）	5939.8	20212.0	6.00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	3.29	10.88	–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值*（亿美元）	179.6	1520.9	10.7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值*（亿美元）	5719.2	19917.4	6.1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值占世界的比重（%）	3.14	7.64	–

注：由于农产品进口和出口的数据不一致，反映农产品贸易规模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值按当年农产品出口额和农产品进口额的平均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和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整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

（三）中国推动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多元化与产品分散化

2001 年以来，中国切实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相关承诺，合理有序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再加上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拓展和增强与“一带与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中国迎来了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契机。

1. 中国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市场多元化

结合 2000、2019[②] 和 2021 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农产品的出口数据，并按农产品出口额从大到小，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市场进行排序（见表 8）。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突出变化表现为：一是对 20 个最大的目的地市场的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88.92% 下降到 2021 年的 76.80%，目的地市场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出口目的地市场出现非亚洲化趋势，出口到亚洲市场的农产品所占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67.27% 下降到 2021 年的 50.89%，对非亚洲市场出口占比从 21.65% 上升为 25.91%，对其他市场[③]出口所占份额从11.08% 上升到23.20%，市场半径

① 一个国家农产品贸易可顺差，亦可逆差。为准确反映一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之变化，我们用农产品出口额与农产品进口额的平均值作为国家农产品国际贸易值。

② 因中美贸易摩擦，2019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做了重大调整，选 2021 年和 2019 年比，可以反映 2018 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③ 其他市场包括跟中国贸易量较小的非洲国家的市场，以及其他洲出口量较小的国家的市场。

表8 中国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市场及构成 单位:亿美元、%

2000年			2019年			2021年		
目的地市场	出口额	占比	目的地市场	出口额	占比	目的地市场	出口额	占比
日本	54.28	34.57	日本	103.52	13.18	中国香港	104.99	12.46
中国香港	19.22	12.24	中国香港	95.54	12.16	日本	102.68	12.19
韩国	17.70	11.27	美国	64.29	8.18	美国	74.39	8.83
美国	11.84	7.54	越南	54.47	6.93	越南	54.33	6.45
马来西亚	4.48	2.85	韩国	49.48	6.30	韩国	53.01	6.29
德国	4.45	2.83	泰国	37.15	4.73	泰国	46.31	5.50
印度尼西亚	4.12	2.62	马来西亚	30.15	3.84	马来西亚	42.39	5.03
意大利	4.06	2.59	印度尼西亚	26.14	3.33	印度尼西亚	25.01	2.97
荷兰	3.75	2.39	德国	20.61	2.62	荷兰	21.97	2.61
越南	2.26	1.44	俄罗斯	18.89	2.40	德国	20.01	2.38
印度	2.01	1.28	荷兰	16.68	2.12	俄罗斯	16.69	1.98
英国	1.83	1.16	英国	12.35	1.57	西班牙	16.22	1.93
俄罗斯	1.79	1.14	加拿大	11.91	1.52	加拿大	12.72	1.51
西班牙	1.71	1.09	西班牙	11.70	1.49	英国	12.67	1.50
泰国	1.57	1.00	澳大利亚	10.32	1.31	墨西哥	11.49	1.36
加拿大	1.41	0.90	墨西哥	7.62	0.97	澳大利亚	11.02	1.31
法国	1.38	0.89	法国	6.07	0.77	意大利	6.58	0.78
澳大利亚	0.87	0.55	意大利	6.05	0.77	法国	5.25	0.62
南非	0.45	0.29	印度	4.75	0.60	智利	5.04	0.60
埃及	0.44	0.28	土耳其	4.49	0.57	巴西	4.22	0.50
其他市场	17.40	11.08	其他市场	193.54	24.63	其他市场	195.51	23.20
合计	157.02	100	合计	785.72	100	合计	842.50	100

资料来源:《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12》第26页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第69页数据整理。

扩大,市场多元化趋势明显。三是在亚洲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中,对东亚(日本和韩国)出口所占比重从45.84%下降到18.48%,而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中国对东南亚目的地市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出口所占比重从7.91%上升到19.95%。四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①]的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36.45%上升到48.54%。五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所占比重从78.02%下降为52.41%,对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出口所占比重从13.44%上升为28.22%。

另外,2021年和2019年相比,中国农产品出口前15大目的地市场几乎完全相同,但对美国市场出口的绝对额出现了小幅度下降,占比则下降了1.36个百分点,这表明,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出口转移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后对美农产品出口份额的下降,表明政治关系对短期的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可产生较大影响。

2. 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市场分散化

如果对中国进口农产品来源地依农产品进口额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可以发现,2000到2021年,中国从最重要的20个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家或地区进口农产品占全部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90.54%下降到84.14%,农产品进口来源市场出现了分散化趋势。见表9。

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包括除日本、韩国以外的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

表9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及其占比　　单位:亿美元、%

2000年			2019年			2021年		
进口来源	进口额	占比	进口来源	进口额	占比	进口来源	进口额	占比
美国	25.91	23.00	巴西	294.87	19.67	巴西	452.34	20.59
澳大利亚	13.70	12.16	美国	141.18	9.42	美国	389.77	17.74
阿根廷	7.75	6.88	澳大利亚	111.33	7.43	泰国	118.83	5.41
加拿大	7.67	6.81	新西兰	88.92	5.93	新西兰	113.13	5.15
巴西	5.85	5.19	加拿大	72.34	4.83	印度尼西亚	93.94	4.28
俄罗斯	4.38	3.89	泰国	69.83	4.66	澳大利亚	93.78	4.27
马来西亚	4.29	3.81	阿根廷	65.65	4.38	加拿大	87.28	3.97
秘鲁	4.04	3.59	印度尼西亚	58.44	3.90	法国	69.31	3.15
法国	3.72	3.30	法国	45.16	3.01	阿根廷	65.15	2.96
意大利	3.59	3.19	俄罗斯	35.94	2.40	西班牙	50.30	2.29
泰国	3.35	2.97	智利	34.65	2.31	俄罗斯	42.86	1.95
新西兰	3.29	2.92	越南	32.96	2.20	印度	41.97	1.91
印度尼西亚	3.04	2.70	荷兰	30.81	2.05	越南	40.38	1.84
日本	3.00	2.66	印度	27.62	1.84	荷兰	39.77	1.81
荷兰	2.16	1.92	德国	27.41	1.83	智利	39.55	1.80
印度	1.71	1.52	马来西亚	25.66	1.71	马来西亚	33.77	1.54
韩国	1.43	1.27	西班牙	21.96	1.46	秘鲁	24.78	1.13
德国	1.09	0.97	秘鲁	18.50	1.23	德国	20.95	0.95
越南	1.01	0.90	日本	12.87	0.86	日本	16.21	0.74
英国	0.99	0.88	韩国	11.65	0.78	韩国	14.34	0.65
其他市场	10.66	9.46	其他市场	271.16	18.09	其他市场	348.38	15.86
合计	112.63	100.00	合计	1498.91	100	合计	2196.79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12》第28页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第80页数据整理。

2000—2021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市场的突出变化:一是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农产品所占比重从59.09%下降到40.73%,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口农产品所占的比重从31.45%上升到43.41%;二是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美洲(美国、加拿大)进口的农产品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29.81%下降到2021年的21.72%,从成员均为发展中国家的南美洲(巴西、阿根廷、秘鲁和智利)进口的农产品16.29%上升到26.49%。仔细分析发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占比从2000年的23.00%下降到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2019年的9.42%,再上升到2021年的17.74%的同时,从巴西进口的农产品从2000年的5.19%上升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激烈时的19.67%,然后上升到2021年的20.59%,中国从南美进口的农产品特别是从巴西进口的农产品在中美贸易战中成为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替代。

总的来看,中国农产品出口呈现了目的地市场多元化、非亚洲化、发展中国家化趋势,农产品进口同样也呈现出来源市场分散化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地理方向多元化的程度远远高于第三节中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市场多元化。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更能关注到发展中国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具有了更高的包容性,是重塑农产品国际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

(四)中国影响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及其演变

农产品出口来源于价格、质量和信誉形成的竞争力[12],而进口仅需具备有效的进口需求即可发生,并引导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因此,农产品进口的产品结构分析是研究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首选着力点。

1. 中国提升了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水果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2000—2021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分析表明: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水果在世

界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较出现了显著上升。期间,中国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水果占世界进口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21.66%、8.48%和1.28%提高到2021年的59.66%、17.99%和9.99%,见表10。由于中国已成为相关农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可以认为:中国进口的增加是这些农产品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占比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

表10 2000—2021年世界各类农产品进口额中的中国进口额及所占的比重 单位:亿美元、%

	2000年			2021年		
	世界进口	中国进口	中国进口占世界的比重	世界进口	中国进口	中国进口占世界的比重
谷物	211.21	5.95	2.82	808.79	200.97	24.85
棉花	46.11	1.37	2.97	102.54	41.87	40.83
食用油籽	135.89	29.43	21.66	973.14	580.60	59.66
食用植物油	78.22	6.63	8.48	642.65	115.63	17.99
食糖	48.13	1.15	2.39	137.47	22.83	16.61
蔬菜	253.47	1.14	0.45	829.77	11.89	1.43
水果	287.22	3.69	1.28	1454.75	145.41	9.99
畜产品	740.94	26.55	3.58	2265.40	523.34	23.10
水产品	534.47	18.48	3.46	1312.18	180.16	13.73
饮品	459.44	2.44	0.53	1628.19	86.74	5.33
其它	823.75	15.80	1.92	2864.32	287.35	10.03
合计	3618.82	112.63	3.11	13019.20	2196.79	16.87

资料来源:2000年和2021年数据根据《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12》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2022》的相关数据整理。

2.中国稳定了谷物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

与全球第一大谷物出口国美国相比①,2000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的生产成本分别为美国的58.43%、86.26%和106.70%,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相对于美国,既无明显的比较优势,也没有值得关注的比较劣势,因此谷物净进口压力也不大。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三大主粮食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其中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到2022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成本已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33.85%、90.17%和179.92%,见表11。

在日益开放的农业系统中,粮食生产成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反映为粮食销售价格的差异。表12的数据标明,2017—2022年中国国内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售价都较大幅度地高于美国国内的价格,而且生产每50KG的粮食的净利润要高于中国国内或亏损小于中国国内(见表12)。因此,中国如果不将新的粮食安全观付诸于实践,有效管控粮食特别是谷物的国际贸易,中国将大量进口谷物,并严重冲击谷物国际贸易格局。

中国粮食种植成本上升是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以及农地流转成本下降的结果,也是谭砚文等提到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农村工资性收入增加以及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等宏观因素引起的结果[13]。从粮食生产成本看,与美国比,中国粮食生产已处于严重比较劣势。如果完全依照茅于轼等所设想的由市场配置资源[14],中国不仅会成为世界上最大谷物进口国,还将完全颠覆现有的谷物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中国让世界挨饿的状况[15]。然而,正如表4和表5的数据显示所显示的那样,2000—2021年,谷物占国际农产品市场出口的比重从8.98%下降为8.53%,占国际农产品进口市

① 2000年,美国谷物出口量8615.47万吨,谷物出口额100.20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最重要的20个谷物出口国谷物出口总量25754.49万吨的33.45%,谷物出口总额307.54亿美元的32.58%。2021年,美国谷物出口量和出口额进一步上升到10525.70万吨和310.07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最重要的20个谷物出口国出口量47707.64万吨的22.06%,出口总价值1130.9亿美元的27.42%,这里的数据根据《国际农产品贸易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场的份额也从 5.84% 上升至 6.21%，这表明谷物国际贸易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基本稳定。谷物国际贸易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占比重相对稳定，无疑与中国在新时代践行的新粮食安全观高度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锁定“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的目标，坚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走出了一条既依靠市场，但又不过分倚重于市场的“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16-17]。通过大力扶持国内谷物生产，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谷物进口规模的扩大，从而也抑制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谷物规模的过快增长，并在稳定国际谷物市场、维护市场粮食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表 11　中国与美国粮食的生产成本比较　　**单位：元/百公斤**

产品	成本项目	中国		美国	
		2000 年	2022 年	2000 年	2022 年
稻谷	生产成本	91.42	286.82	156.47	214.28
	人工成本	36.73	96.27	18.87	23.43
	土地成本	12.04	54.77	29.20	25.54
	物质与服务费用	42.65	135.78	108.40	165.32
小麦	生产成本	121.63	223.25	141.01	247.59
	人工成本	28.67	66.46	14.63	14.41
	土地成本	13.95	47.23	31.25	37.10
	物质与服务费用	79.01	109.55	95.13	196.09
玉米	生产成本	94.31	243.70	88.39	135.45
	人工成本	36.18	85.52	8.40	6.09
	土地成本	12.91	65.70	21.11	26.18
	物质与服务费用	45.22	92.48	58.88	103.18

注：中国农用地经营采取“集体所有 + 农户承包”的方式，因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价格成本调查中心编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只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不含土地成本，但为了与美国比较，本表中中国的各类粮食成本纳入土地成本（由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两部分组成）。美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土地成本即为土地的机会成本。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2》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相关数据整理。

表 12　2017—2022 年中国与美国每 50 公斤主要粮食的国内售价、净利润　　**单位：元**

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中国	稻谷售价	137.85	129.42	127.23	137.54	135.57	139.39
	稻谷总成本	124.24	122.81	125.17	132.37	129.51	141.75
	稻谷净利润	13.61	6.61	2.06	5.17	6.06	-2.36
	小麦售价	116.59	112.18	112.25	114.18	123.06	150.35
	小麦总成本	115.89	133.13	110.63	116.06	109.48	109.48
	小麦净利润	0.70	-20.95	1.62	-1.88	13.58	40.87
	玉米售价	82.16	87.80	89.63	115.56	126.58	134.75
	玉米总成本	99.14	104.07	101.86	105.07	110.93	119.26
	玉米净利润	-16.98	-16.27	-12.23	10.49	15.65	15.49
美国	稻谷售价	90.43	96.07	96.88	112.37	106.03	135.23
	稻谷总成本	88.83	84.73	95.33	82.38	82.93	107.14
	稻谷净利润	1.59	11.34	1.55	29.99	23.10	28.09
	小麦售价	59.14	62.87	59.08	58.09	79.61	109.96
	小麦总成本	82.71	80.00	78.01	77.99	99.73	123.80
	小麦净利润	-23.57	-17.13	-18.93	-19.90	-20.12	-13.84
	玉米售价	43.19	44.55	52.01	49.01	64.00	85.92
	玉米总成本	48.12	48.76	54.33	51.73	50.98	67.22
	玉米净利润	-4.64	-3.90	-1.96	-2.40	13.02	18.57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成本调查中心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五)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间接影响

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进口来源、出口去向和贸易产品结构的影响,属于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直接影响。这些影响是中国政府在应对比较优势转换过程中通过优化农产品对外贸易格局来实现的,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直接影响是显性的、可视的。

与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直接影响相对应,间接影响是隐性的、是不可视的。中国对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开展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比如在亚洲、非洲等地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改变了世界粮食供给格局,从而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影响;二是中国发起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优化和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的影响;三是中国加强与东盟国家、与金砖成员国的合作对农产品贸易格局预期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迪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崛起加剧了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通过比较2021和2000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本文考察了中国在2021年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中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

首先,中国农产品进口激增引起的农产品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相对提升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在全球货物国际贸易中的地位。2000—2021年,农产品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从8.73%提升到8.87%。中国贡献了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增量的9.45%。

其次,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向巴西的转移,以及倡导的"一带一路"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中国农产品出口呈现出目的地市场多元化、非亚洲化,进口来源市场多元化和发展中国家化的趋势,降低了可贸易农产品的地理集中度,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再次,中国推动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分散化,改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国通过粮食隐性进口,扩大了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水果等农产品的进口,提高了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水果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

第四,中国坚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通过扶持国内粮食生产和优化农产品贸易政策,将谷物进口规模控制在大大低于由国际市场价格决定的进口水平。在促进农产品贸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稳定了谷物国际贸易格局,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在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中的大国担当。

第五,中国对塑造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平台基础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引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交易费用的节约,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地位。

本文实证分析暗含的启示是:虽然中国通过扩大农产品进口在塑造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制订、在农产品竞争优势培育和大宗农产品贸易定价权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要获得与农产品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地位相称的贸易利益,必须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2:1-28.
[2]安玉发,焦长丰. 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3]乔长涛,付宏,陶珍生,汪金伟. 资源禀赋、结构差异与农产品贸易[J]. 中国农村经济,2019(4):111-129.

[4]林毅夫,李永军.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2003(7):21 - 28,66.
[5]房悦,范舟,李先德. 贸易便利化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2022(6):122 - 133.
[6]周曙东,郑建,卢祥.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主要农业产业部门的影响[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0 - 141.
[7]张建武,钟晓凤.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02 - 114
[8]潘月婷,穆月英. 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的影响[J]. 世界农业,2022(7):57 - 66.
[9]林毅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20 - 28.
[10]钟钰,崔奇峰. 从食物安全到大食物观:困境与路径选择[J]. 理论学刊,2022(6):102 - 109.
[11]熊启泉. 中国粮食的真实进口规模与自给率[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5 - 101.
[12]柯炳生. 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理论、现状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2003(2):34 - 39.
[13]谭砚文,岳瑞雪,李从希. 中国粮食种植成本上涨的根源: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2(8):79 - 91.
[14]茅于轼,赵农. 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5][美]莱斯特·R·布朗. 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M]. 陈同斌,等,译.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
[16]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编.《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重要文献汇编[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7]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Z].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

China's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Trade Pattern of World Agricultural Markets

XIONG Qi-quan, YU Mei-ci
(*Guangdong Center for Rural Economic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at of year 2000,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rate of both product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as declined,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has been play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from 2000 to 2021, China's rapid ri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mpetus fueling the NPWAT. China contributed a 9.45% percentage growth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trade volum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le lowering the trade concentration ratio both in trad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 trade-participating nations, reconstructed the geographic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uplifting the position of devloping countries as a whole in world agricultural trade markets. In addition, China upholds a new grain safety philosophy "Ensuring the essential self-sufficiency of grains, and absolute security of grain", which succeeded in curbing a fast growth in grain import, which may therefore act as important forces in stabilizing the trad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grain markets and safeguarding the food security in the world.

Key Words: world agricultural trade; food secur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ole of China